

为古者皆优人，而学孙叔者也，君子无取焉。且古者尚质，后世变而益文，文敝当救之以质。今五尺童子略诵诗书，皆学为诗词矣。香奁妖冶之章，淫词小说之编，其害于人心风俗不浅，悉宜举而焚之。夫君子之学，通经以致用，读史以识变，策论以达时，外此皆末也。桐城张文端公教其子弟以词曲断不可学，朱可亭曰：‘唐之天下可无李杜，不可无郭李。’言词章之无益也，李杜且然，而况靡靡者哉。”^①

温训论汉宋学之异同，议论精微，直击要害，“各有所当”，说服力强。《辨惑二》云：“世之议者曰：‘宋儒以空言说理，不若汉儒之实事求是。’是不然，夫所谓实事求是者，非谓其依经以晰理耶。若然宋儒初何异于汉，汉宋儒同祖六经、同宗孔孟，引而申、触类而长，择之精、语之详，宋儒者，汉儒之承也，有异焉？有同焉？要归于是而已。今之学者，见宋儒有异于汉，从而诋之，为宋者亦诋汉，岂不闻晏子之论和同乎？是惑也，庄周云：‘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全，犹百家众枝不能相通也。’吾哀之，且宋儒莫大于程朱，朱尤集群儒之大成，其言性命道德，质诸孔孟之言而最合，何谓以空言说经乎？夫《易》繇爻象、《书》陈典谟、《诗》理性情、《礼》详制度、《春秋》记事，而论、孟则六经之权衡也。孔、孟之书皆说理，其于名物象数，未数数然也，可谓之空言乎？彼训诂名物，宋儒未能甚异于汉也。以其少者诋其多者，奚可哉？且言岂一端而已，夫各有所当也。”^②

温训评《日知录》，用语精严，恰如其分，深刻谨严，不虚美，不空疏，知其潜心学术之志。《日知录跋》云：“亭林先生留心经世之学，凡所论著皆质之今日可行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。又一稟于王道，不少参以功利之说，比之永嘉、永康之学更为粹然者也，而一生精诣尤在《日知录》一书，自序谓积三十余年，乃成一编。其用力可谓至矣，凡经义史学、官方吏治、财赋典礼、舆地艺文，无不疏通证明。其他则古称先、规切时弊，忧世之念时时流露，信为通儒之学。尝观明人讲学率尚空谈，及先生出而扫除之，其言经学

① 温训：《登云山房文稿》卷一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61册，第76页。

② 温训：《登云山房文稿》卷四，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561册，第126页。